



“金莲花”文学丛书

最后那个

●蒋金彦 著

父亲

父亲紧紧攫住三娘

他觉着他将跟一起消逝！



ISBN 7-309-02311-7

《金莲花》文学丛书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2001

ISBN 7-309-02311-7

2001年12月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金莲花”文学丛书

最后那个父亲

蒋金彦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蒋金彦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后那个父亲/蒋金彦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5

ISBN 7-5059-2237-8

I. 最… I. 蒋… 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6751 号

最后那个父亲

蒋金彦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7.875 印张 3 插页 416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300 册

*

ISBN 7-5059-2237-8

I·1608

定价: 21.50 元

楔 子

父亲晓事那阵，爷爷手上已有了十几亩田地、四五间瓦房、一头刚齐口的烟薰色大牯牛。这光景在黄家漕沟算是挺叫庄稼汉眼馋的了。村里上年纪的人都知道，爷爷的父亲，我那个当过十四年长工又干了多半辈子脚夫的太爷，只给爷爷留下二亩薄田和两间草房。爷爷从小在詹家店当放牛娃，又当长工。有年春天，爷爷望着詹家那块大育秧田叹息说：嗨，我哪一天能有这么大一块好水田就好喽！这话被詹家大掌柜听到后，笑着走过来拍拍爷爷肩膀说：呀，小伙子，只怕你把腰杆挣断喽！大掌柜的话未必是有意嘲弄，我那年轻的爷爷却把它刻在心上，好多天抬不起头。

父亲小的时候，多次听到婆婆说起过这件事。

人不得横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谁都清楚那个年月里单单指望打牛后半截，翻泥巴块块，怎么也难成气候的。

爷爷到底怎么发达的呢？

有人传爷爷当过棒客。棒客也叫棒老二，就是土匪。清末民初年间，川陕交界的汉巴山里匪患不断，或打家劫舍，或拦路剪径。在青石关和大河坝两条通往川北的山道上，商旅行人常被捆在深山老林大树上成了“干人”。爷爷拉长工时，多次陪

伴大掌柜下过南江。有一回棒客们把他俩裹胁到龙岗山寨呆了三个多月。那阵子正遭年馑，川北一个姓韩的脚夫聚集了百十号人马盘踞在山寨上。他们不仅断路拦截过往行人，还到百八十里外的川里坝里洗劫街镇，抓人绑票；北区里一个刚从女子学堂毕业的千金小姐也被抢去做了压寨夫人。很久以后，人们闲话起龙岗山时，爷爷说起那个姓韩的许多轶事，说他头上包着蓝布帕子，说他吸过鸦片烟后要喝醪糟；说那位压寨夫人每当山寨议事时候都坐在韩头领身旁，说她在官军清剿时如何吞下金镗子寻死的。爷爷还说，那姓韩的挺讲义气，每回抢来钱物，大部分赏给了手下人。爷爷话在兴头上，说时无心，好事人却听得有意：是喽，是喽，姓韩的既是把钱财分给手下人，还能少了你的一份？

又一说：爷爷走的是桃花运，沾了詹家大掌柜和二老婆的光。詹家店有水田旱地三四百亩，长七间的重八正房四合院一座，新集街上开有卖洋布的宽货铺子和中药店，另有一间漂染家机土布的染坊。那年在龙岗山被绑时，听说是我爷爷跟大掌柜换了衣裳，代替他受许多非人所堪的皮肉之苦；龙岗山被剿时，又是爷爷背着大掌柜死里逃生。如此大恩大德，大掌柜能不报还？大掌柜早年娶妻生有儿女，后来续娶二房，名唤王氏。开头几年，新人新味，还算宠爱。后来有一家杂技班子来新集献艺时，一位登坛子女艺人被大掌柜看中，遂请商会会首出面说合，掏得重金，将那女子买来做了三房。从此，大掌柜一心扑在那如花似玉的歌笑女子身上，一年四季几乎不再回乡下。那阵，王氏正值二十八九年纪，如何受得冷落，耐得寂寞？也许发自真情，也许出于报复，王氏暗里做起手脚，盯上我爷爷。爷爷当时才二十多岁，比王氏小不了多少。虽不魁梧，却结实刚强，聪敏机灵。掌柜娘子有意，做下人的焉能推辞？那以后，我

爷爷不像长工，倒有点个管家的样子。吃饭同桌，进内屋不打招呼；王氏走亲回娘家，赶集逛庙会，朝山进香，一应由爷爷押轿随滑竿。甚至收租纳税完银子，应酬乡绅士和甲首、牌头一千人，多时节都由我爷爷出面。我的婆婆，也就是我祖母，原是詹家的针线丫头，比爷爷小一轮，也属虎；十七岁那年，也就是詹家二老婆做主跟我那二十九岁的爷爷结配成的亲。爷爷领着婆婆回黄家漕沟不久就置买了几亩田，草房翻修成瓦房。人们猜想，詹家二老婆不在暗中使劲，爷爷有那么大的力量？要是没有瓜葛，每年过年过节，爷爷总要备下厚礼到詹家走动，疯了么？

还有一说，挺神。说我爷爷发达有神仙保佑。通往新集的杨陈河坎拐弯处有座小庙里供着财神菩萨，小庙的香火挺旺，每逢初一十五常有人来进香。有那么一天，爷爷去新集街上给大掌柜和他的三老婆送新摘的绿豆，走到杨陈河坎拐弯处，发现路旁小庙里的财神菩萨被人扳倒，香炉也被扔到河里去了。爷爷赶忙虔心诚意地将神像扶归原位，又下河去捞起香炉摆回庙内。当晚爷爷做得一梦，梦见一位穿红袍，戴纱帽，蓄着三绺长须的老者对他说了两句偈子：“土结黄金子，地开白玉花。”又伸出三个指头在他脑门上晃了三晃。爷爷不解，正想问个究竟，老者却飘然不见。第三年春上，爷爷给詹家收拾堂屋地板挖土时，挖出一块青石板。石板下埋了一只褐色陶釉罐。揭开罐盖，明光锃亮尽是银锭儿、银角子。爷爷这才解开老者留下的偈子的含义。托梦者自是财神无疑，只是不明白三个指头应的是三年后呢还是挖地三尺？听说这是宣统年间的事。于是，背地里有人猜测：他要是没得点外财，腰杆不硬怎么会不顾詹家再三挽留，执意带上新婚妻子离开呢？人家待他不薄哇！

传说终究是传说。而且都是背过爷爷、婆婆的面传说的；究

竟说对了，还是瞎编派，实在无法印证。到我父亲懂得些是非的时候，爷爷已是村里一位受尊敬的庄稼汉子。房有住的，田有种的，锅里有米，灶前有柴，站起来有穿有戴的，平躺下有铺有盖的，十天半月还动得起一顿荤腥，年尽月满时宰得起一头年猪。

在黄家漕沟，把人活到爷爷这个份上，算是有鼻有眼了。有关爷爷的闲言碎语不见有谁当面说起。

在我父亲的印象里，一直挺着腰板，剃光脑门，留着半拉剪发头的爷爷是个威严的人。高高的额头上亮着油津津的光，几道抬头纹像用刀子刻划上似的，很少伸平过、波动过；两道眉毛离得近，时常在抽搐着；同许多常年在野外活动的庄稼汉一样，凹陷的眼眶里包裹着两只羞光的眼珠子，远处看去眉骨下只留得一道深深的黑。只是那眼光却是十分怕人的，漫说碰上它，即使想起来，父亲心里就得格噎一颤，常常是正说话时要打个顿儿，正走路时得缓上半步。从记事起，爷爷似乎从来没有给他过好脸色，蓄着山羊胡子的下巴一勾，眉毛朝下一压，两腮帮的咬筋呼一下绷起，眼眶里立时射过来两道寒光，直穿你的肚肚肠肠，叫人半天透不过气来。好几回，父亲心里纳闷：前世里犯啥冤孽了，今世里脱生给这个活阎王当儿？

爷爷确实严厉。天不亮他就起床，站在檐台上干咳一声，父亲马上跟头爬扑地往起坐；到夜里他要不上床，哪怕你瞌睡得眼睛掰都掰不开，也别想先去躺下。他的话就是圣旨，而且只说一遍，还不正面朝你说。他要是站在院坝里望着天说：这场雨怕是等不住啦！父亲须得赶紧想想哪块稻田里缺水了，或是放水，或是车水，戽水，马上扛起家伙动身。他要是站在牛圈门上说一声：龟儿子牛这一向咋的喽？毛色这么不光堂？父亲一听到赶紧得琢磨，是磨点黄豆浆喂喂呢，还是拉上它上卷漕

沟找牛大夫看看。爷爷说一不二，父亲惟命是从。三分是敬，七分是怕。光头的父亲一步迟慢了，剪发头爷爷耳巴子就上来。直到父亲成了大嗨嗨的小伙子，已经娶了亲，做了父亲，有一回，爷爷吩咐啥话，父亲打了个顿儿，爷爷竟然冲上来，朝父亲脸上唾了一口。

作为长子，剪发头爷爷辞世时，把一个拥有五间上房、六间厦房的院子和将近二十亩水田旱田家业的多口之家，连同他那令人心寒的威严一起交给父亲。它们像千斤担一样搁在父亲肩上，也像千年枷锁一样套在父亲的脖子上。它折磨着父亲，鼓舞着父亲。数不尽的欢乐和痛苦，痛苦的欢乐，欢乐的痛苦，整整伴父亲度过了一生。

父亲念私塾时，有个夏天中午散了学，他跟几个学童蹲地上看蚂蚁咬仗。一群黄蚂蚁拖了只死虻钻儿正要进洞，另一群黑蚂蚁围上来争抢，引起一场厮杀，直至最后双方几乎全军覆没，残活无几。这期间，学童们发觉村里的太象老汉摇一把棕叶蒲扇也在旁观看，便很觉奇怪他这个大人怎么也像娃娃一样看虫虫蚂蚁玩。太象老汉看到后来曾主动发话，问大伙看出点门道没有，大伙各自摸摸后脖颈儿无以作答。太象老汉随之嘻嘻大笑，一边笑一边摇头，嘴里还咕咕哝哝地说着：“糊涂，糊涂。好笑，好笑。”太象老汉跟爷爷平辈，早年家境不错，念过私塾，进过学堂，参加过几回乡试均未得中。他的妻子出身经堂坎马家，算是大户，结婚陪嫁抬了两柜四箱八什盒。结果，到老来竟败落到只够上饷口，人也懒散得不捉锄把不提笔，说起话来疯疯傻傻，没天没地。村里的正经庄稼人都叫他是“背时鬼”。爷爷每回训斥父亲兄弟们时，也警告他们若不学好，下场就同太象老汉一个样。所以，老汉那副模样说那些话，只会引起众学童一阵大笑，都知道又是在说疯道傻。

奇怪的是几十年后，当父亲弥留的最后时刻，不意想竟见到太象老汉。这个早多年修仙学道云游天下去了的人早就被人忘却，焉会会端端地出现在父亲眼前？手里还是那把蒲扇，还是那副笑嘻嘻的神气，所不同的是他不再趿着没后跟的鞋，而是骑了头毛驴，一头亮眼亮蹄的烟灰色毛驴。父亲待要撵上去搭话时，毛驴背上坐的不像是太象老汉，而是他在堂屋供桌前壁画上见过的八仙张果老，他正悠然地骑在驴背上过一条独木桥。木桥架在两山之间，桥身晃晃悠悠，桥边云腾雾绕，随之便有歌声由远处传来。父亲十分警觉地注视着，果然是那首《桃木歌》：“……高高山上一树桃，年年月月长不高……”这支世代相传的古老歌曲，在父亲还在婆婆肚子里怀着的时候，他就听到过了。“是不该把水浇？还是金桥搭得不牢靠？”或者是“神仙上错了桥”？再不然，“是我把神仙认错了？”——父亲到此刻真感觉到，他用了整个儿一生的精力，最终也同爷爷一样没能解读懂这本天书，没能破译它的密码！

父亲跟爷爷不同处是他似乎有从容的时间来想他这艰难的一生。在恍惚中他见到许多已经走掉的人和没有走掉的人，他那严厉的老父亲，慈善得菩萨般的老母亲，伴他风雨一生的妻子，惹他吃不少苦头的二弟，杳无踪迹几十年后突然得知栖身异乡的三弟，后半生跟他不即不离的老四兄弟，情似海山的姐姐、姐夫，苦恋一生害得他发冷发烧的鸭娃，还有那个不知道该是疼还是爱的安安……他自信，他这一生里，恩也罢，怨也罢，亲也罢，仇也罢，是是非非都已过去；功也罢，过也罢，得也罢，失也罢，有愧无愧都无所谓；该他做的，他能够做的都做了，可以坦然地去了。可他在给自己点燃的纸钱的飘忽的火焰中却又突然听到这支古老的歌，苍凉重浊的歌声叫他想起省城里的儿子，那算是应验魁星送灯兆头的儿子正在苦苦巴巴地

熬受着想写一本关于父亲的书；他也同时想起那个安安生养下把他称呼大爷的冤孽侄儿——他正在拚死拚活地奔走操劳，将在这里兴办一个大建材厂。父亲禁不住反复问自己：他曾有过的一切该是在他身后打个结儿，得个了断？他该是最后一个？

.....

经历过漫长艰辛岁月以后，父亲才意识到当年爷爷害的那场怪病对他自己这辈子的影响该有多么的大。

那是夏收夏插马上要开始的当口，那几天突然连降大雨，庄稼人十分心焦。这天早饭罢时分，雨稍稍停了一阵，爷爷扛了把水锄去看秧田。小晌午时分，婆婆端簸箕到檐台上拾掇粮食时，见爷爷顶着又下大了的雨水走进大门里来，以为是爷爷回家拿蓑衣来了，便顺手从墙上取下蓑衣斗笠，等她转回身子时，发现走到院坝中间的爷爷双手撑着，全身摇晃，接着便咕咚一声栽倒在地上。

婆婆赶忙扔下手上拿的斗笠，蹑着尖尖脚跳下院坝，一边往起扶人，一边声连声地喊叫。爷爷浑身稀软，不停地翻白眼，怎么喊也不答应。婆婆吓坏了，着急地放开嗓子喊叫来人。听到呼救，房前屋后赶来几个邻居，七手八脚把人抬到床上。

爷爷出事的时刻，父亲正在村办私塾里念书。说来也怪，那天早上平白无故地出了两件不大吉利的事。一是父亲的眼皮跳，揉了好几次还是止不住，只好掐了一段草节儿用唾沫沾在眼皮上。另一件事是看见太象老汉家女人倒撅着光屁股撒尿。学堂是借太象老汉家的厦房屋，后背墙上有个窗子。窗子本来挺高，

平时只供通风通亮光用，人在地上只能看见天。不知谁手贱把笤帚架上窗台，早上轮到孬狗扫地，搭了板凳去拿笤帚时，两只眼睛一下子盯住窗子外面不动，紧接着便给站在一旁的父亲说有好景致，招呼父亲快看。父亲挤上板凳一看，又气又臊，半晌不说话。他听人说过，看见女人尿尿要倒霉的，心里便反复提醒自己今日说话做事得格外小心。所以，不管早上背《大学》的“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也好，早饭后的写大字，摹仿范文例句学习写八股的破题、承题、起讲也好，都事事用心，生怕出啥纰漏。他根本没料到岔子出在爷爷身上。

“全福哥——全福哥——”

父亲兄弟四个依次叫福娃、禄娃、寿娃、喜娃。到私塾时，按户族班辈，改取官名叫全福、全禄、全寿、全喜。

父亲听到二弟禄娃在叫喊，赶快放下笔杆迎了上去。

“……哥呵，哥……爸爸他，他，他，叫不言传了……”

父亲怔住了：“你，你说，爸爸到底咋啦？”

禄娃气急气粗地边摇头边说：“谁也不晓得咋搞的，他走进大门里，刚到院坝当中就咕咚一下栽倒地上。妈叫你赶紧回去哩！”

满堂师生都愣了。马先生立即催促父亲快回。又打发两个学生把父亲急走时忘带的书和纸笔送到我家，顺便看看动静。

父亲跨出学堂门，顶着雨，泥一脚水一脚地跑回家。

我家堂屋右面的里间屋靠窗的木床边前站满了人，他们都是房前屋后住的本家族亲，有爷爷的兄弟辈，也有比爷爷辈分低的侄子孙辈，男女老少一声连一声地对着床头呼唤着：

“虎生哥！你醒醒，快醒醒——”

“虎生佬佬，你咋啦？你能睁眼看看我吗？——”

“虎生爷，你哪里不好？你说说呀——”

虎生是爷爷的官名，侄子辈称呼叔伯都叫“佬佬”。婆婆几乎贴在爷爷胸前，呼喊声又急又重浊，连珠炮一样：

“哦，他爸，你咋啦？哪不合适？……哦，我的人，你到底咋么了嘛？……病啦？谁欺负你啦？哦哦，你开口呀！……你看，亲人都在跟前哩，福娃就回来……你，你咋不说话哩么？”

父亲没进门就连声儿喊爸爸；等得挤过人缝儿，扑到床前，便紧紧抓住爷爷的胳膊，急切切呼叫起来：

“爸爸，爸……我，我是全福，是福娃呀！……你不是好好儿的吗？咋么，咋么会这样儿呀，爸爸？”

婆婆趁势儿把爷爷的一只手和父亲的一只手抓在一起紧紧地捂在她的胸前，哽咽着喊：“他爸，你看看，是福娃，你的大儿回来啦！——快醒醒，他爸！——啥不合适喽？心里委屈喽？……当着 你大儿子的面说说吧。你听见了么，他爸？——”

任百般呼叫，任怎么摇动，爷爷始终闭着眼，绷着嘴，纹丝儿没有半点醒动。人们多次俯下身子，半会听不见呼吸，有时连脉搏跳动也摸不着。

眼见爷爷的病情越来越坏，在场的人更加慌乱，嘁嘁喳喳地议论着，急急惶惶地争相出主意。有的说可能是得了痧气吧，上前去在爷爷的印堂、人中等穴位上，喉结上拿指头揪，拿指甲掐。有的说是犯了煞，中了邪，拿碗打水放在堂屋门外檐台地上，将三根筷子合成一股立在碗当中，一边向筷子撩水，一边呼唤着看是撞见哪个鬼了。有人从屋檐上抽下三页新瓦，垒在堂屋正中，满院子追截着抓住一只大红公鸡，手里操菜刀，嘴里说着“是神是鬼，见血为安”，手起刀落，活活儿斩下鸡头，将血洒在三页瓦上，喊声“斩”；一刀背砍下去，瓦页哗啦破碎，瓦碴儿四溅；又将蘸着血的鸡毛分别沾在床头、门楣上。这当

儿，另有人熬好了花椒、红糖生姜汤，掰着嘴正给爷爷往下灌。

拿水饭送过鬼，杀鸡斩瓦镇了邪，爷爷依旧不省人事，牙关咬得挺紧，筷子都撬不开缝缝。眼看着灌下的姜汤从嘴角上流出来淌了一脖子一枕头，婆婆吓得傻眼了，突然返过身来，一手搂着父亲，一手拉过老二禄娃，朝大伙儿失声地说：“你们再给我想想法子吧！看在我娘儿母子情份上，救救我的人哪……”哭诉声中双腿齐茬茬跪在了床边脚地上。

私塾教书的马先生到了。马先生叫马鹏九，早年熟读诗书，考中秀才，因世道艰难，一直在家赋闲。头年腊月，村里几位有点头面的几次央求，他的姐夫太象老汉也出面穿说，这才答应来村当上第四任私塾先生。马先生博学，自修过医书，谁有个头痛脑热，少不得请他来治。马先生待人和气，不拿架子，有求必应。马先生一来，真是出现救星，致使许多人嘴里心里直后悔：马先生怎么没早点来？

婆婆千恩万谢，马先生安慰几句，要大家安静，随之来到床前。他一只手握紧手腕儿号脉，另一只手翻看爷爷眼皮，接着又摸胸脯，按按心口，屏息着，目不转睛地等待着。等到马先生号过脉，又在爷爷鼻子前试过，直起身的时候，满屋的人几乎众口一词地喊一声：“马先生？”

马先生垂着眼皮，喉结儿动动，没说话挤着身子走出里间屋。婆婆喊了一声，没命地追出去，在堂屋门边拽住马先生。

“马先生，你，你说说。我的人，他，他，他——他——”

马先生闭住嘴皮，眯上眼。

“啊？——我的人他，他真的会，会这么走了么，马先生？！”

马先生吞吞吐吐地说：“太妹子，你听我说。你不必太难过。人的寿福，由命不由人。依我说，该安顿的安顿一下不为过，看看还有啥亲戚没来，早点打发人去叫叫吧。”

婆婆怔住了，随之白眼一翻，摇晃两下，面口袋似地扑塌在地上。

家里更乱慌了。房后大门院里住的黄全星跟我父亲同辈，父亲该把他叫哥。看到这摊场，赶忙承头出面支应。先吩咐把婆婆抬到里间屋床上，让人照护着，再支派几个我父亲叫佬辈或叫哥的本家，分头去叫木匠收拾棺板，去请阴阳先生准备给爷爷“开路”。紧随着又打发人上新集街买香蜡表纸，金山银山，纸人纸马，置办寿衣寿被褥。爷爷有位老舅舅，家住姚家河坝，五六里地远，由全禄前去报信。比父亲大两岁的姑姑，前年腊月才出门，家住十五六里远的野炉沟里的牛庄子上，报信差事自然该着父亲。

这一年天气十分奇怪，头年冬上没下过一场像样雨雪，小麦、油菜、胡豆、大烟，各样苗苗旱得起不了身。过了清明，大雨却哗啦啦地一场接一场下，河沟里连涨好几回大水。墙泡垮的，房下漏的，地上长出厚厚一层青苔，人的身上也生了霉。因为出门人多，斗笠、蓑衣不够，父亲只顶着个破旧草帽上路，没走几里地，草帽就淋垮圈了，实在无法收拾，只好扔掉打光头。

刚刚在家时，人乱事急，嘈嘈杂杂，吵吵嚷嚷，顾不得想许多。上路以后，父亲才觉出事情严重。平日里，爷爷对他严厉，严厉得叫他下不得台，转不得身，抬不起头，活不起人，他因此记恨过爷爷，甚至希望老家伙跌上一跤起不来。现在，这个给他身躯血肉，供他吃穿，供他上学的剪发头老子真的要走了么？从今以后，再没有那张凶神恶煞的脸对待自己，日子就好过了么？还有，这个老老少少一大堆的家，里里外外，全凭爷爷一根顶梁柱支持着，如今它要倒了，这个家还存得住么？人都说，大树底下好歇凉。没有了大树，不就把什么东西都压在自己这个当长子的肩上，嫩骨头嫩肉的他支撑得起么？这么

一来，往后的日子定会像这大雨天一样，四野茫茫，混混沌沌，泥泥水水，前脚不保后脚，又咋么过得下去！想着想着，父亲脑壳里好一阵晕乎，不由得脚底哧溜一滑，跌个爬扑，好容易站起来，眼前仍是发黑，几乎站立不住……迷濛之中，恍惚间见得爷爷脊背朝他正匆匆朝前赶路。父亲想呼喊，想叫他留住。谁知爷爷竟把剪发头一扑棱，头也不回地直照前走。父亲急了，想要大喊大叫，央求爷爷不要撇下婆婆，不要丢下父亲和他年幼的众兄弟。哪知爷爷依旧不理茬，径自消失在茫茫雨雾中。父亲绝望地哭喊着：“爸爸呀，你停下。停下吧，爸爸。你，你就这么忍心走了么？爸爸！”父亲呼喊着，追赶着，不意间脚底又一个哧溜，扑通一下跌滑到路旁的冬水田里。父亲惊醒过来，挣扎着跳上田坎。雨依旧不住点儿，浇得他鼻子、眼睛、嘴巴都张不开。

父亲这么泥一脚，水一脚，高一脚，低一脚地赶着路，恍惚了又清醒，清醒了又恍惚。翻过几个岭岗，穿过几条漕沟，蹚过几道小河，最后来到濂水河边。濂水河是巴山深处流出的一条大河，属汉江上游一条大支流；一路上经无数小江河汇集，平日的水势就不小。每年立秋一过，河上架起长长的木桥，来年四月初八后，桃花汛下来之前，便拆去木桥，改用木船摆渡。父亲到得河边时，木桥早已拆去，连日暴涨的河里，洪峰连绵，黄浆大浪淹没了往日袒露的大片河滩沙坝，浪头直扑到半里路宽的苇子堤边。木船早已停止摆渡；想过河的人站在堤岸上干着急直摇头。父亲因事急心切，顾不得危险，决计泅渡过河。人们见他脱去衣裤，连连向他吆喝：“使不得，使不得！你娃子不要小命喽！寻着送死呀么？！你不看河心那个马马石头淹得剩多少了？”马马石是濂河当中一块卧马状大石头，约三间房大小，涨水时节人们都拿它当水位标志，只要淹到马马石半腰间就没

人敢下水了。也许是把人急疯了，或是人在事急时候豁出去了，父亲哪听劝阻，几下子将衣裤挽成一团，解下裤带扎成一疙瘩，高举在头顶，光身子扑里扑通跳到河里。他先是避着波浪在水里走，再是趴下身子在水上游，接着又立起身子踩水。浪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父亲被越冲越远，有好几次被大浪吞没了，身子全不见了，只留一只手举着衣裤在水面晃荡。河这岸的人大喊：“小伙子，快回来！”河那岸的也挥手摇胳膊：“回去吧，过不得！”父亲大概被轰轰响的河水震得啥也听不见了。突然间，一座像房脊高的洪峰一下子压向父亲，等浪头过去，再也不见他的影子。河两岸的人顿时哑了声，屏了息。好久好久，有谁长叹一声：“完了！”众人也都跟着点头。“可不！再有几条命也没他了！”谁料得半袋旱烟工夫过去，有人惊呼：“你们快看！——看远处！下头河湾里！看见吧？苇子根下，那不是个人么！”人们一下子活跃了：

“嚇！命大！”

“嘻，狗日的！没识出这娃这么好水性！”

.....